

905235

# 梦的精神分析

MENG DE JING SHEN FEN XI

[美]弗洛姆 著  
晨欣 林平 译

25  
7/5534; 1



河北人民出版社

905235

25  
7/553431

# 梦的精神分析

[美]弗洛姆 著  
晨欣 林平 译

河北人民出版社

## 梦的精神分析

[美]弗洛姆 著

晨欣 林平 译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1/32 5.625印张 139,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 定价：1.85元

ISBN 7-202-00119-5/G·19

# 前 言

本书是根据我在威廉怀特精神病学研究院，对接受训练的研究生所发表的导论性演讲，以及在贝林登学院对学生所发表的演讲的基础上完成的。它是写给精神分析学家同行、研究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学生、以及对此有兴趣的其它人的书。正如本书书名所表示的那样，本书是了解象征语言的“引论”，根据这一理由，它没有讨论到这一领域的许多更复杂的问题，因此我只讨论比如象弗洛伊德在他所著的《梦的解析》一书内所提到的内容，而不去讨论他在其后期著作中所论述的一些更复杂的概念，我也没有讨论象征语言的某些部分，虽然那些部分对完全了解象征语言这门学科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但今后，我将在类似性质的书中讨论这些问题。

我有意把本书的副标题标为“了解”梦、童话和神话的引论，而不使用人们所习惯的字眼“分析”。如果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象征语言本身就是

人类各种文化发展的共同语言，那末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了解，而不是分析。我相信这种了解，对于每个希望了解自己的人都重要的，而并不限于治疗心理疾病的心理治疗家。我希望在我们的高中和大学里都必须教导学生了解象征语言，就像外国语是他们的必修课程一样。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这种观念的形成有所贡献。

弗洛姆

一九五一年

## 内 容 简 介

《梦的精神分析》是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著的一本心理学通俗读物，是写给初学者读的，书中对荣格、弗洛伊德的观点予以了简要的评介，并把人类的文化发展归结为“象征语言”，同样“梦”的发展亦是如此，在本书中，弗洛姆还把神话、童话、小说等艺术形式和梦联系起来分析。

本书较为通俗，是一本研究梦的含义及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好书。

# 目 录

[ 1 ]	前 言
[ 1 ]	第一章 序论
[ 7 ]	第二章 象征语言的本质
[ 15 ]	第三章 梦的性质
[ 31 ]	第四章 弗洛伊德与荣格
[ 72 ]	第五章 梦分析的历史
[ 98 ]	第六章 释梦的艺术
[130]	第七章 神话、童话、仪式与小说的 象征语言

## 序 论

### 第一章

---

假如说智慧来源于人的惊奇与怀疑的能力是真理的话，那么这真理对现代人具有的智慧是一种悲哀的注解。不论我们的高等人文教育与一般教育是怎样富有成效，我们都已丧失了惊奇的天赋。一切事物都假设成能够被我们——或者至少是那些其职责是了解我们所不知道的专门学家——所完全了解。通常认为，引起惊奇感是一种难堪、羞耻、智力低下的表示，甚至孩子们也很少产生惊奇感或者怀疑心。相形之下，对问题给以正确回答似乎比提出疑问更重要。

这种想法，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能了解自己扑朔迷离的一生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梦境会引起种种疑问。虽然我们都会做梦，却并不了解我们的梦。正如我们好像一点也不觉得在睡眠时心灵之中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一样，仍然我行我素。尽管在事实上这些梦比我们在生活中合逻辑，有目的的心理活动更为奇妙。



当我们清醒时，是活动的、有理性的人，渴望努力追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并具有随时保护自己的 ability。我们边活动边观察，可以认识客观的事物，尽管可能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但至少我们能利用某些方法来了解它。不过这样就同时使我们缺乏了想象力，并且很少使想象力超越理性的框架，只能构成我们实际经验的某些情节，除非那个人是天真的孩子或是浪漫的诗人。我们很实际，却近乎笨拙。我们白天所观察的领域称之为“现实”并以我们的“现实主义”机能控制它的聪明为荣。

我们熟睡时，就从另一种存在形式中醒来。我们开始作梦，创造一些可能是从未发生过的，甚至是一些毫无先例的故事。有时我们成了梦境中的英雄，有时则又成了流氓，有时我们会因梦见一些美好的事物而快乐无比，但时而我们又被抛入恐怖的深渊。不管在梦中成了什么角色，我们都是梦的创造者，它是我们的梦境，我们创造了它的情节。

我们的大部分梦有一个共同特性：它们不遵循支配我们醒觉时的思想逻辑法则。时空范畴已被完全忽略。早已逝世的人，我们却在梦境中活生生地看到他们。有时，我们梦见两件事交替发生，然而现实中它们决不可能同时发生。我们很容易在极短的时间里，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遥远的地方，甚至把两个人混合成一个人，把一个人又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事实上，在我们的梦境里，我们成了一个世界的创造者，而在这世界里，限制我们一切活动的时间、空间已不再有任何能力。

我们梦境中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我们会想起许多年从未想到，而且在清醒时也决不可能记起的人。他们就象出乎意料的、思之甚久的熟人一样，出现在梦境里。在睡眠时，我们似乎开启了白天从不存在的记忆和经验的仓库大门。

然而尽管有这些奇妙的性质，我们在睡眠时所遇见的梦境却是真实的。它就如我们在清醒时生活中的任何经历一样货真价实。

在梦境里没有“好像”、“比如”的东西。梦境是如此的现实。但因此产生了两个问题：什么是真实呢？我们怎样知道我们的梦是不真实的，而我们清醒时所经历的，才是真实的？有一个中国诗人<sup>①</sup>聪慧优美地将这一点表达在一首诗里：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

晚上的这一引人入胜的生动经历，并非在我们醒后荡然无存，然而我们要想记得它们也非常困难，大部分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于不记得曾经生存于另一世界里。刚醒来时，还有些模糊的记忆，而即刻就忘记了。这些残存的记忆会使我们说“我做梦了”。就好象曾有些友好或不友好的精灵拜访了我们，而天刚一破晓就会突然消失一样。我们记不清它们是否存在过，并且曾经与他们的关系密切到怎样的程度。

也许存在着比我所说的更为神奇的东西，那就是和我们在睡眠时创造产生的梦境相同的人类古老创造——神话。

事实上，我们不会被神话所迷惑。如果神话是被人们尊崇为我们宗教的一部分，我们就习惯于肤浅地承认它们是伟大的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假如它们不带有这种传统的权威性，我们就把它们当做是人类在科学发明以前的幼稚思想的表现。无论如何，不管是忽视它，轻视它或者是尊崇它，我们总觉得神话是属于完全和自己思维分离的、无关的世界。然而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梦境，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与神话相同。而我们这时在清醒时刻，发现它们是既陌生又遥远的人，在熟睡时却具有创造这些神话或相同产物的能力。

在神话中，也会产生戏剧性的事件，这在受时空法则支配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英雄为拯救世界，而离乡背井地到处流浪、冒

---

<sup>①</sup> 中国诗人指庄子（约公元前 369～前 286）。

险，或者不断地在危险中死里逃生，有时他会在鱼肚子里生活，甚至会死而复生，就像神奇的鸟在自焚后、又比以前更美丽鲜艳地从自己的灰烬中诞生。<sup>①</sup>

当然，不同的人创造不同的神话，正如人们有着不同的梦境一样。但是不论人们创造的神话和梦境的内容多么不同，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共同的语言——象征语言——“写成”的。

巴比伦、印度、埃及、希伯来和希腊的神话、它们的“语言”可以说与非洲阿散蒂人是一样的。生活于现代纽约或巴黎的人所做的梦，与几千年前住在雅典或耶鲁撒冷的人做的梦，用的也是相同的“语言”。古代人与现代人做梦用的“语言”，与文明开始之初的神话作者所运用的“语言”，也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所谓的“语言”，就是象征语言。

象征语言是一种其内在经验、感受和思维犹如外在世界的感官经验和事件一样表现出来的语言。它与我们在白天习惯的言谈逻辑不同，它不受时空范畴支配，而由热情与联想支配。因此，它是人类唯一的共同语言，是不同文化和有史以来各个时代中都相同的语言。它本身含文法和结构，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神话、童话和梦的意义，就必须了解象征语言。

然而这种语言却被现代人忘得一干二净。不仅在睡眠时忘掉，而且在清醒时也同样忘掉。那么在我们清醒的时候，了解这种语言是否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呢？

对古代的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人来说，回答是无可置疑的。根据他们的见解，神话和梦是心灵的最重要表现，不了解它们的人，被列入愚昧无知之辈。而在近几百年的西方文化里，这种看法有了改变。神话被认为是科学未产生前，人类对大自然的伟

<sup>①</sup> 该鸟指传说中的天方国的神鸟“菲尼克司，(phoenix)。

大发现尚未开始并且无法了解自然界的神奇威力之时、人类的心智创造的幼稚和虚构的故事。

而梦境在现代启蒙思想的判断下，更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被认为是毫无意义。不值得那些成熟的人、忙于各种事务的人以及那些自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人所重视。因为这些人只看到他们能征服和控制的事物，会绞尽脑汁为每一种汽车型号加上特别的名称，而对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经验形式，却仅以“爱”来表达。

如果梦是令人愉快的幻景，满足了我们的某种欲望，我们也许会乐于接受它。但恰恰相反，大部分梦使我们痛苦不安，那就是一些往往惊醒我们的恶梦。还有些梦虽然不是恶梦，但也会因为其它的原因而使我们感到困惑不安。梦境里的人和我们平常熟悉的人完全不重合。一些本为自己喜欢的人，在梦境里被厌恶，一些我们平常并无好感的人，在梦境里却被我们所钟爱。平常谦虚谨慎的人，梦境中却变得自高自大、野心勃勃。我们有时会梦见自己顺从和屈服于他人，而事实上却常以自己有很强的个性而自豪。更糟的是，我们一点不了解、更无法把握自己的梦。而在清醒的时刻，只要我们用心思考，了解事物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我们不去面对这种证明我们理解能力很有限的事实，反而认为梦是毫无意义的。

近几十年来，我们对神话和梦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这首先要归功于弗洛伊德的努力。最初，弗洛伊德仅以帮助心理失常的病人为目的，去了解病人致病的原因。进而他研究了人类的普遍现象，即病人和健康的人都有的梦境。他认为梦在本质上和神话及童话相同。了解了这种“象征语言”，也就了解了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同时人类学家的努力也引起人们对神话的重视。而在这一领域的某些先驱者，如巴霍芬就非常成功地对史前人类的各种现象有了崭新的发现与了解。

但是，对神话和梦的研究工作仍处于幼年阶段，由于诸多限

制而阻滞不前。其中部分地是因为不同的精神分析学派固执地坚持自己才是唯一真正了解象征语言的学派。因此我们未能全面地透视象征的语言，而是削足适履地狭隘解释它。

另外的限制是梦的分析仍然被认为只有在治疗精神失常的病人时才是适用的。而我相信，象征语言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语言。只有通过这种了解，我们才能接触到智慧的重要根源——神话，并且能使我们接触到自己人格的深处。事实上，它帮助我们了解属于人类特殊经验的层次，因为不论在形式与内容上，它都表现了人类的共同点。

犹太教的古老法典记载着：“未分析过的梦境，犹如未启开的信”。的确，神话和梦是我们彼此间最重要的交流。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的语言，那么当我们不再忙于控制外在世界时，就使我们丧失了了解我们应该知道的很多事情的机会。

## 象征语言的本质

---

### 第二章

如果请你向我们介绍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不同味道时，你最初会认为这很容易，因为你感受过它们的不同味道。接着，你会发现通过组织语言来确切地表达这一点，却非常困难。最后你很可能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我无法解释清它们味道的差异。你只要先喝一种酒，再喝另一种酒，就会明白它们的味道有什么不同了”。你大概可以毫无困难地发现，足以解释最复杂机器的语言，却无法完整地形容不同的味觉。

在我们想要解释自己的某种感受或经验时，往往会遇到相似的困难。假如你身处于一个虽然恐怖而并非很危险的世界里，你会感到迷惘、孤独和阴郁。你如想向朋友描述这种心情，就会再次发现用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是很费力的，同时还可能对自己的表达很不满意，因为这种表达既不完整，也不精确。当天晚上，你做了梦，发现夕阳西下时自己站在城郊外，除

了一辆牛奶车外，街道显得空荡冷清，房屋破旧不堪，周围环境十分陌生，而你也无法利用交通工具，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你醒来后回忆这段梦时，会发现梦中的感受，正好是白天你试图向朋友描述的那种迷惘与阴郁的感觉。这段梦好比是突然出现于你眼前的一幅画面，而这画面却比你运用语言去详细描述的内容，更为生动和清晰。你在梦中所见的景象，就是你所感受的事物的象征。

象征是什么？象征通常被定义为“某些能代表其它事物的东西”。这个定义在表面看来似乎令人失望。不过假如我们思索自己那些代表视觉、听觉、嗅觉的感官表现，那么它所代表的其它事物，就是我们内心的经验、感觉和思想。这样就会引人入胜了。这类象征是存在于我们身外的事物，它所象征化的却是我们内心的事物。象征式的语言是一种代表感觉经验的语言，是表现我们内在经验的语言，它告诉了我们自己的行为 and 物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象征式的语言是种外在世界代表内在世界的象征，是我们灵魂及心理象征的语言。

这样，我们把象征定义为：“代表其它事物的某些事物”。但紧接而来的问题就产生了：“象征和它所象征的事物之间，存在着什么内在的特殊关系？”

我们分别用三种不同的象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习惯的、偶发的和普遍的象征。我们仔细考察它们，会发现只有后两种象征，才会同真正的感觉经验一样，表现出我们的内在经验，而且只有它们才具有象征式语言的性质。

在这三种象征中，我们最熟悉的是习惯的象征，因为它常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里运用。倘若我们看见“桌子”二字，或听到说出桌子的声音，那么桌子就代表了某样东西，代表了我们能看到、可以接触和使用的桌子。而“桌子”这个词和“桌子”这东西互相之间显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联系。就象“桌子”这东西和“桌子”这声音毫无关系一样。文字之所以能够象征事物，唯

一的理由不过是我们习惯用特殊名称称呼某一事物而已。从幼年时期起，就不断接受并且积累了使用某些特定文字来称呼特定事物的经验，直到产生了固定的永久概念，使我们得以习惯的正确使用这种文字。

当然，也有不少文字与事物的关系并不只是习惯的。比如，我们说：“呸”！这个字时，使自己的双唇迅速地上下颤动，藉此来表示厌恶和轻蔑。这种运用急速排出空气来表述自己的意向的方法，是通过模仿形成的。在这个实例中，象征及所象征的感觉有着先天性的联系。不过，如果我们承认在本源上，许多甚至是所有的文字，都具有象征及被象征事物间的先天关系，那么当我们学习某种语言时，大部分的文字对我们已经不再含有这种意义了。

文字虽然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却并不是习惯象征的唯一表达方式。图象也是惯用的符号象征。例如，一面旗帜可以代表某个国家，但是在某种颜色与它们所代表的国家间却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承认它们代表某个国家，是根据习惯的基础，把对这幅旗帜的视觉印象转译成某个国家的概念。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或符号都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十字架，往往是指耶稣的死亡，但同时也进一步标志着物质和精神层次的特别内容，因而使符号和它所象征的事物间，超越了单纯的习惯象征的层次。

偶发的象征与习惯的象征相反，但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点：象征和它所象征的事物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假设有一个人，在某个城市曾有过一段悲惨的遭遇。当他听到这城市的名称时，会容易联想起自己悲哀的经历，正如有人在这个城市曾经有过愉快的时光，就会把它的名字和自己的美好回忆相连系一样。显而易见，城市本身并不具有悲伤或愉快的本质，仅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城市结合，才使它成为感情的象征。

与此相同，一栋楼房、一条街道、某件衣服、某种场景或任何曾经和特殊心情相关的事物也能引起这种联系。我们也许会发



现，自己梦见自己正置身于某一城市内。事实上，我们只见到这城市的某条街道，或许只知道城市的名称。于是会自问为什么会在梦中见到它？你会发现，自己是带着和该城市所象征的同一心情去入睡的，所以梦中的景象代表了这种心情，城市“代表”了曾在那里经历的心情。象征和被象征间的相关在这点上完全是偶然的。

偶发的象征和习惯的象征之所以相反，是因为它除了使我们把这象征和特定事物相联系外，无法为他人所理解。因此，偶发的象征只限于用象征语言写成的神话、童话、或以象征语言完成的艺术作品之类。因为除了作者对他所用的每一象征内涵有深刻认识之外，他人是无法感受的。然而在梦境里，我们却经常看见偶发的象征。我将在本书后半部分说明了解它们的方法。

普通的象征是那种象征和它所代表的事物间含有内在关系的象征。比如前文所举的例子，即当我们处在荒凉冷落、陌生、破旧不堪的环境时和因此产生的孤独、迷惘、困惑不安的感觉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假如我们从来没有处于那个环境，就无法使用该象征，正如没见过桌子，桌子这二字对我们就毫无意义一样。然而，有许多其它的普遍象征，是深植于每个人的经验里。例如火的象征，我们常对火的某些特性感到迷惑不解，它不断地改变形状，不断地跳跃，但却仍然显示出永恒性，它似乎是永恒不变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它给人以产生能量，代表光明的印象。当我们以火为象征时，其实是在描述一些我们自己对火的感觉经验有相同特性的内在感觉和经验：即能量、光明、永不休止的运动和光荣等等。

不论是汪洋大海或涓涓细流，水的象征在很多情况下和火一样，我们也从水发现了运动不止而又永恒不变的现象，感觉到它那生动、源源不绝地拥有无限潜能的性质。不同的是，火似乎更多的表现出激动、冒险、快速、兴奋的性质，而水却显得平和、徐缓和无穷尽。火表现出惊奇的成份，水却含有可预知的成份。同时，水也象征着生动活泼的心情，与火相比显得更“稳重、徐